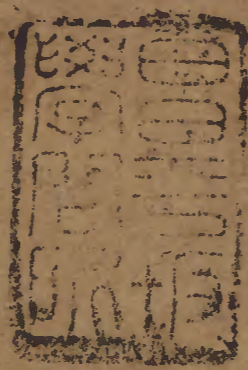


續秘笈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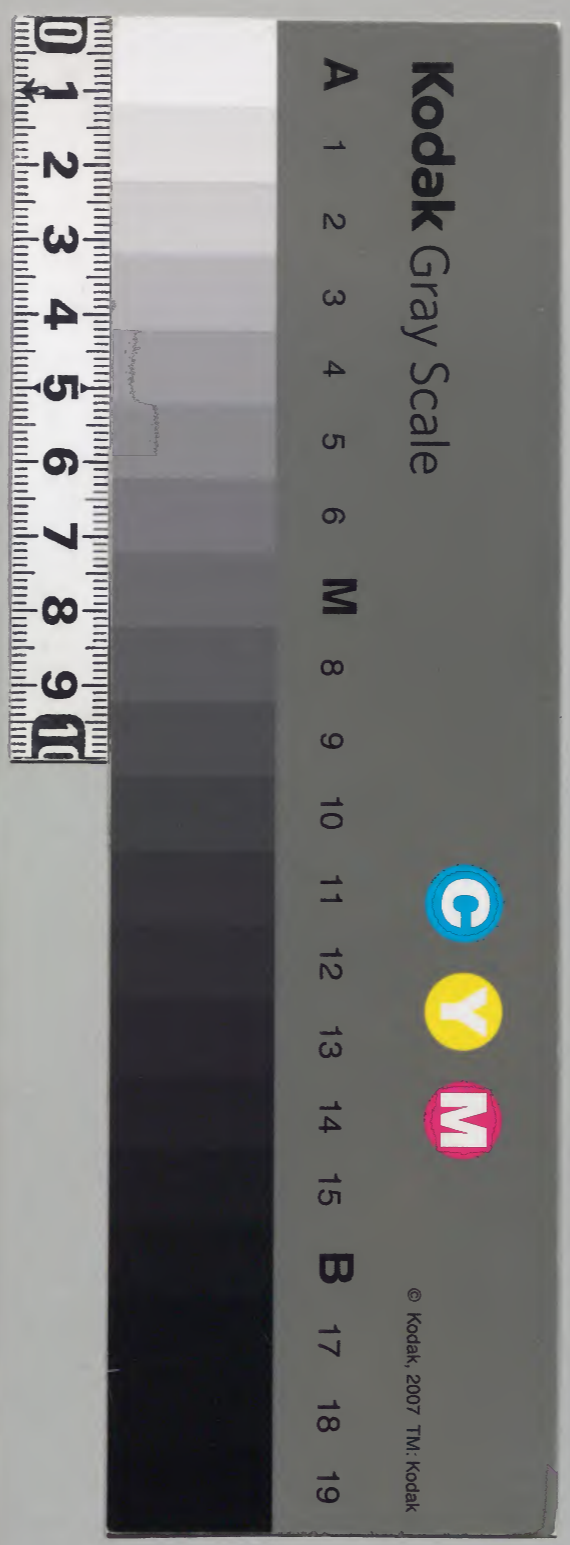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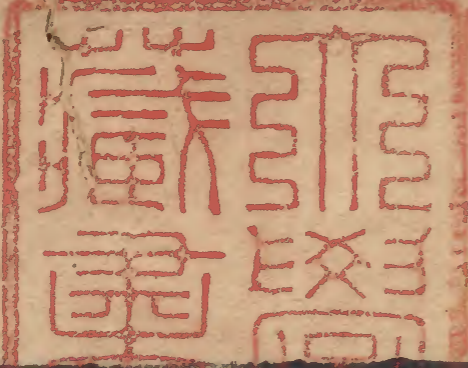
脉望一之四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三 | 一 | 九 | 五 |
| 一 | 〇 | 九 | 〇 |
| 九 | 〇 | 四 | 八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內閣文庫 | |
| 三 | 三 |
| 七 | 一 |
| 〇 | 〇 |
| 函 | 九 |
| 二 | 〇 |
| 二 | 九 |
| 架 | 冊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3158 |
| 冊數 | 18 (5) |
| 函號 | 370 52 |





脉望序

漢草文庫

脉望乃趙文肅公冢嗣長玄所著計部李伯東
 氏刻之北平分署余來守是郡學士大夫索之
 者眾板已為伯東携去余仍付之剖劂氏更為
 袖珍便于觀覽昔何諷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
 許如環而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方士曰此
 名脉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夜持向天
 從規中望星星立降可求丹度世嗟夫此脉望

脉望序

所從來長玄君著書大旨可窺已余讀脉望而知三教之趣合也佛教深而廣道教精而顯儒者以維世故作用稍近然百行能全一切無染卽儒教亦可登乘心性不明癡着用事雖二氏不免墮落是在學人生一悟境總之在養生者心息相依養生之妙義所謂依者非移心以就息亦非攝息以就心要在此心湛然晏靜自然照見呼吸之根從調至微不覺自相依附參同

契云至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有味乎其言之也夫意在無人便成我相若謂無人我卽是人不能無我不可有人我相忘乃真獨境此自吾輩慧根卽仙卽佛卽吾儒所從來遠矣因憶檣李錢穀刑名甲天下往余守檣李躁而靜制之煩而簡御之非棄刑名錢穀于無所事事也隨緣應機都無染着縱心自在亦無束縛憂喜不逐境生智慧每從內照似與脉望之旨若合

符節夫因應者道之用也昔匠石因于郢人莊
周因于惠施慧能因于神秀故曰道有以因爲
貴者余之袖珍是編也倘有因之者又奚啻三
食神仙字已耶不然羽翼胸臆而騏驎鸞鶴者
世鮮不以爲迂惟是脉望也得無益其惟吾家
尼父所不語者乃曰天竺苦縣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永平府知府商
丘曹代蕭謹序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一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校

繡水沈德先天生

華函葢笈幾於汗牛結果成胎見如角兔走
也窮蒐廣獵仰拾俯取積久盈笥食固無味
棄亦可惜姑存而置之識者若見寧免蠹魚
之誚耶雖然是蠹也其諸異乎蠹之爲蠹也

與嘗聞蠹魚三食神僊字則化為脉望遂以脉望名之

規中圖訣云一陽潛動處萬物未生時跏趺大坐凝神內照調息綿綿默而守之則一炁從虛無中來杳杳冥冥無色無形氤於玄冥坤癸之地生於腎中以育元精補續元氣續續不耗日益月強始之去疴次以返嬰積為內丹之基本矣

腎間動氣金丹大藥也腎雖屬水然居子位一陽生於子即真火也至人超見於眾動升腎中動氣上蒸脾土脾土溫和中焦自治膈開能食食氣上升灌溉諸臟而生血氣榮衛一身人生根本實係於此或遇觸而動即當定心靜坐閉目存想此穴之氣上升庶不至下泄蓋精者人身之寶也命門即腰眼也脊骨自下而上第七節之中是也三聖玉訣謂世人不解死陰夫陽者生之本陰

者死陽之根但吸靈龜而死陰莖其神自生彼
 修者只知禁欲殊不知一念心動氣隨心散精
 逐氣亡長春云一念色心動百骸和氣傷惟得
 法者陰莖一死而如無六慾七情當體消滅故
 得正念實相對景無心或言陰不死而頓無慾
 者吾未之見也馬丹陽曰修行先要死陰莖陰
 莖不死萬緣侵箇中不識真消息牢捉牢擒走
 不禁楞嚴云必使姪機身心永斷斷
 性亦無於佛菩提方可冀及

天機者臍下一寸三分也聖人下手養胎僊之
 處難經註云臍下腎間動氣者丹田也人之性
 命也丹田性命之本道士思神比丘坐禪皆聚
 真炁於臍下良由此也丹田內有神龜呼吸真
 炁非口鼻之呼吸也口鼻止是呼吸之門戶丹
 田為炁之本原聖人下手之處收藏真一所居
 故曰胎息臍下一寸三分者謂仰臥而取之入
 裏又一寸三分者為是即腎間也
 三元會議云子為六陽之首以應冬至故當靜

坐凝神祛除萬慮一念規中默調其息而符候
之至亥末子初陰極陽生之時腎中一陽之炁
忽爾發動卽舉心念以應之使真水真火混而
爲一謂之水火既濟午爲六陰之首以應夏至
故午前靜坐凝神待陽極陰生之際心中自然
一陰之炁下降卽舉情以合之存於心田神腑
勿令嚙下乃爲坎離交垢之道也常人於此水
火升降之時或行走笑談或酣睡以致水火不

能既濟至於卯酉二時乃爲心腎二炁交分之
際應春秋二分之候亦須澄心靜坐聽其自然
綿綿若存此爲沐浴之功也除此四時之外餘
時不拘

靈寶畢法云采藥法含津握固以壓心之真炁
使之不散又云一氣初回元運真陽欲到離宮
捉取真龍真虎玉池春水溶溶謂離掛腎氣到
心當神識內定少入遲出綿綿若存而津滿口

勿吐勿咽自然心腎相交故前文午時勿令咽
下四字乃口訣也

我身未生無相有覺我身既生有相無形是名
何物太乙含真

淨明錄云思惟一身之中有無極之真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實不離乎中黃丹局也

通真契玄篇云心為朱陵宮因交合之時感化
真液下降因而流入元海號曰丹母故上田為

探藥之處江楨三要序云兩腎中間乃元精穴
非受生元氣之所觀祖師所謂兩腎中間一點
明逆為丹母順成人逆之一字則元精化為元
炁逆歸氣穴為丹母產玄珠而為僊為聖順則
流元精於膀胱則淫而為子矣據二論可見上
心下腎皆有生藥之機老子云我貴食母莊子
云以襲氣母

丹陽云火裡青蓮滴珠露常在寶瓶為供具玉

溪子云露珠點綴蓮花下又隱奧云天上三十
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佛偈
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云心地含諸種普
雨悉皆萌合觀見妙

青華秘文云混沌神房乃精光目光之氣幻而
爲之圓驗符應云虛谷乃水火二氣交媾結成
無形有象之名又曰二弦虛氣妙合爲一卽名
玄關吁盡之矣可見中黃宮金窟穴玄關玄牝

皆不過藏竅之處所耳胡可着也

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禮記云一動一
靜者天地之間也二經所言若合符節是乃先
聖之微言而記者錄之耳

楚詞云毋滑爾魂已也今彼鉛也將自然一氣

也藥孔神兮於中夜時也存虛心也以待時至也之今母

爲之先二十七字括盡丹書可見前此莊子云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又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夫
不先不後乃勿助勿忘之謂也故沁園春云煉
已待時青華秘文云守已待癸生時虛待二字
之義淵矣哉

口訣云便就動處畧提起凝住一念助其騰騰
上冲謂之采閉氣於下使心氣迎之與之交媾
謂之合故卓壺雲云彼土如何發動與此土如
何對舉真召之未生也有爲之媒真召之既生

也有爲之機鉛汞之相見也有爲之防鉛汞之
歸釜也有爲之胎以至沐浴抽添何莫非真土
之妙用也哉

寂然不動土之性也蓋根塵已絕萬慮俱泯一
氣縱橫自然遁道上升降入丹田而成至寶陳
虛白以身心不動爲採藥蓋此意也豈區區意
迎目送運用之爲哉

火候全在念上着力虛白云念不可起意不可

散起火時人力不可干預惟虛靜爲主不使雜
念撓之聽其自然待其熏蒸一回自爾生陰化
爲玉液下降灌溉五臟喉中覺有甘津乃其驗
也到此時還守虛靜一毫不撓自會凝結久之
寂定方可徐徐而起

真詮謂性命只是一件人之所以死者形神離
也既死則六根具而不能用者無神以宰之也
是知神乃形之主神離則氣散命豈在外哉若

非兩件雙修而分先後殊未妥何也修性則命
在其中所謂神返身中氣自回是也未有外虛
靜而能交媾成丹者蓋先鍊精成氣後修定超
脫返難究竟若能證得法身何患色身不妙蓋
三關自有爲入無爲者漸法也修上一關兼下
二關者頓法也今惟徑行鍊神還虛功夫直到
虛極靜篤精自化炁炁自化神欄柄在手命由
我立是一簇貫三關也豈不易簡而捷徑哉

真空

胎息卷一

實相非

比頑空

劉長真喻性為土喻命為水性命相見如水土和為泥造成器物若未經真火鍛鍊土再見水復化為泥也如磚瓦曾經火煉千季不壞何況性命煉成至寶

關尹子云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玄牝以靜極而見也姤房以情溢而闢也

神凝則精氣聚而百寶結者藥物也真息往來而未嘗少有間斷者火候也此語可謂簡而盡矣

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故知識不用歸乎其

天則混沌全矣胡混成曰保元和者莫先於去

情識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與順率也循也

壇經云心念不起名為坐釋典有行禪之說又

有臥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則行臥之間俱是

坐也

釋氏面壁自有妙義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心如墻壁而可以入道

善修行者眸眼不見人

孟子曰湯武反之也道書曰逆則成丹故儒家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僊復歸嬰兒與不失赤子之心其旨同焉

列子云與齋俱入與汨俱出者入水不濡也隨烟燼上下徐行而出者入火不灼也皆指神而言既謂之神則無形矣水安能濡火安能灼莊云物之有知者特息知是性息自命三教聖賢千言萬論不過發揮知息二字此老提綱揭領豁人心目於百世

眼觀心動耳聽神移口談氣散予自約日用有四句云善惡事都莫思量出入息渾無拘縱常

常傾耳凝空照默默垂簾仔細觀勤而行之不知老之將至

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白玉蟾曰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

老子云能如嬰兒乎又云復歸於嬰兒兒者元神也故曰嬰兒入聖機生神章云熙願養嬰兒又云慶此嬰兒脫

綿綿若存老子之火候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

是也養珠者龍抱卵者雌豈有言語轉相告教哉天機妙用自然而然故曰真火本無候也

老子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焉既生即名爲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見性頌云心清意靜氣和神定真息綿綿靈光瑩瑩

道法心傳云耳目鼻口身精神魂魄意攢簇在

中宮化作先天氣○此竅實居中居中復一中
萬神從此出直上與天通

了明篇云一顆明珠纔運動光輝閃灼兩眉間
○氣入丹田火自生眉毛灼灼電光明○夜深
獨坐燒丹處萬顆明星帳頂頭

僊詩云眼前白雪亂紛紛滿目黃花變紫雲頂
上山泉時復響耳中僊樂日常聞

常人之息以喉者謂其出多入少膻中卽回不

能至呼吸互換之根故也真人之息以踵者謂
其呼吸相稱水火兩弦均平上接天根下接地
根與腎中祖炁混合故名真息凡息切忌
出多人少
梵語震旦此言多思慮也謂此國人思慮多故
以名之

圓覺經云一切衆生壽命皆爲浮想楞嚴經云
菩提心中皆爲浮虛妄想凝結妄想之害大
參同玉吾注云弦前弦後正當時謂吾身之異矣

門也嘗考巽門之說惟紫陽老僊云黃庭之下
有一丹室之門戶也意生則上故陽升意止則
一故陽不可得而降矣爐鼎在乎一之內正屬
土又云巽者鼎下之片縷耳闔則為乾闔則為
巽闔則為噓闔則為吸何以能開闔亦無非一
意使之然又曰西方者巽之用也中宮者巽之
體也又云巽為地戶見後
雙腎曰命門一身命脉之所關係人不能貴其

系固其根貪愛熒慾搖動命門去死不遠矣
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木中生火而反
燎於薪於事則有反害之禍於丹道木三火二
為五有變化之機

靈寶經云七日七夜諸天日月星宿一時停輪
此皆以神氣凝集陰陽混合於空洞之中目不
瞬心寂定為是

無際在大竹朱居士家住居士曰我見和尚坐

得好問云如何見得曰你素常坐禪眼不定故
今番坐禪眼似定耶

詹子南述象山先生嘗舉釣是人也一章云須
是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收拾此心用
力操持夜以繼日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
心已復澄瑩中立遂見先生目逆而視曰此理
已顯也子南問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

三段可見
三教一理

元陽真炁自二十四節上升洞房宮明朗洞照
八室至此下視六極之境如在掌中所謂三境
非遼

願養和氣嬰兒自生臍腹之中如懷胎狀

諸天日月爲飛精諸洞日月爲伏根人間日月
爲明輪若吞明輪者爲僊蓋服日月光華各有
法能潤五臟澤顏容東方甲乙之地乃日月所
出之門戶地祇於此且望迎送鬱儀結璘神之

金爲神性居上丹田是謂頂門人呼爲性門性
最靈故性門未合尚知前世事及其合則不知
矣寄體於肉團心以應萬事人能知性命可以
修太素妙行觀門栢爲金僊故栢真人記云鬼
風吹合崑崙神附心中晝煎且煮肝腎注精施
陽敗損金鼎神不能禁僊聖不居甘受死地今
當迴日月之華景照太極之崑崙歌曰金鼎天
門開反童復嬰孩日月照崑崙真君自然來謂

之默朝上帝法

硬打塵勞勿令睡魔陰邪之所侵撓昏睡則精
神散失魔鬼侵凌故大洞經云太乙揚明威所
以鈴飭之也

一點靈光洞然無碍暉映八表丹經曰龍虎大
藥須以真鉛真汞和合而成方有光華煥燦
天河自尾箕寅位注於東井而循環於天地之
間古人云水出崑崙之下注出尾闕復上謂之

天河此天地之河也人之河自尾閭尾閭係寅位泝流而上崑崙與天地同焉呂僊云曲江上月華瑩淨大洞經云一曲水天聞可以互參

釋氏七覺支則曰念覺擇法覺精進覺喜覺猗覺定覺捨覺大抵只是先天先地靈明不昧之精神是也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荷澤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圭峰裴相所說已詳又云天有七星布炁於人曰心神降于中曰神又云心有七竅又云心神上通耳目鼻口七竅俱名七覺倚覺亦名輕安

大洞經十方暉紫烟黃庭經紫烟上下三素雲蓋人之妙炁凝集而出於眼目即水火之正色

桃君乃腎神蓋宜懲忿窒慾惜精愛炁為一身之主性命之根也色念動時當存思桃君在臍

內

神光寶光即靈光也蓋無形可捉發秀暉采於長空青冥之表在人則精神光彩秀發於雙目故大洞經云烟回太暉間神光秀空峰空峰頭

面也

東海蓬萊山扶桑山方丈山滄浪山最高極天下有三島十洲曰玄洲瀛洲祖洲聚窟洲炎洲麟洲流洲長洲元洲生洲大洞經云玄洲絕三津滄臺飛羽輪校僊登扶桑皆在東海上得道者經由此處脫蛻換骨拜職受服然後上升天境朝見三清至尊

先賢有骨肉同升者此身皆蛻藏名山惟神可去

人有一百八十靈關三百六十骨節一千二百

形骸一萬二千精光三萬六千根源本始八萬四千毛竅關鍵中咸生精液之潤人無津液則枯槁云亡天地得水而覆載萬物得水而生成其實一也

真僊朝帝但見金光勃勃不見眸容修真之人鬼神見之惟見紅光

乾爲天門巽爲地戶地戶卽下田是也故風曰巽風以其起於下也起巽風運坤火俱在下田

眼之於色為業甚大眼見心欲心動神疲是以五臟之神皆從眼漏為第一根眼通心心乃神宅眼既見心必動也道之大而至高超出乎無色之界

眼之上為無色界泥丸乃玉京山

人以雙目回光返照則真炁隨而聚於元宮謂之迴風混合

或指息言屏息迴風牛車大乘之道也

人以心為天腎為地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神風橐籥故天地相鎮人以

真炁運動故身體長寧三部八景自尾闕至百

會三節為一關三八二十四節以應二十四

炁

潭底日紅陰怪滅鉛為陽炁山頭月白藥苗新

汞為陽精以陽歸陽則雙目如金星能通乎晝

夜以代日月之明

虛其室白白生定其心道自生

日中真靈乃太陽之精在人則坎中之陽兩腎

間一點明瑩者名日中王以子時建生

古詩云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搏日月安爐裡微
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又曰若人問
我修行法遙指天邊日月輪又曰日月交合時
便是生身處本來面目真勸君勤照顧蓋日月
合璧乃月晦夜交合也內丹於此下手修合
丹料之異名曰福醴液丹房之器皿曰慶元
玉清上境乃人之泥丸宮衆妙門投胎奪舍皆
自此出入人之死亦由是出

八梵九天東方曰始青天太青天人之超度形
神使其超越始青之天方至欲界色界無色界
方至四梵種民天方至神霄九天無上三天各
天動計數萬里信知其不可階而升也然有道
之士通達明了不涉關津不勞登陟動一念頃
可直造圓頂之外矣

瑩蟾語錄云精關氣關與神關三關一湊天籟
地籟及人籟衆籟俱澄○以先覺而覺後覺反

外觀之觀內觀

中和集三關圖說

鍊精化氣

初關有為

取坎填離

先要識

天癸生時急采之

鍊氣化神

有無交入

乾坤闔闢調和真息周流六

虛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交合然後一點落

黃庭

鍊神還虛

上關無為

工夫到此一字也用

不着

箕中書三關圖說

初關



六陽既純靜之極也一陽復生靜極而動也靜已極將至於動陽將生未離乎陰陰陽動靜之間乃先天之氣也

精藏於腎腎居下故曰初關其功在於採取
蓋腎間有動炁乃天一之數真陽所藏而火
木金土之先也微妙無質上交於心一氣迎
之兩氣細縕而交媾以結聖胎然所以交媾
者意爲之媒也下學之功有可言者人之脊
骨二十一節從下第七節之傍兩腎居之男
胎於母先生右腎爲藏精之所腎屬水水生
於天乙夜半子時六陰幾盡一陽將生腎中

動氣漸出於七節之中每夜必至當此未至
之先垂目閉口調息微微使丹田之氣翕聚
於上然後默加存想氣穴之下兩腎之間若
有氣從此出久之屈身以心下垂微縱而起
者四五次垂而復想想而復垂腎絡連心上
動下應氣必至焉此氣上升稍加人力閉氣
於下使心氣迎之與之交媾如此行工數日
後微見氣動至月餘方見動而上升惟此氣

上升于鼎爐坤也鼎乾
也是為乾坤交媾乾交
坤決坤之陰為夫陰氣
決盡則為純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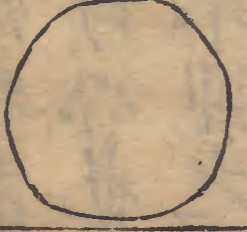
氣原於心心居身中故曰中關其功在於呼
吸升降心腎氣交結為聖胎然所以交者意
合之心存之神宰之也三者難持易失一有
不謹則交者不能保其不散也故於是氣既

交武火升鍊之後當用文火以溫養之陰陽
氣合為火人身呼吸是也呼則氣出為陽吸
則氣入為陰呼吸互換處即陰陽氣合也下
學之功有可無者有真人之呼吸有口鼻之
呼吸以真人之呼吸言之前對臍輪後對腎
中間有箇真金鼎即呼吸之根闔闢互換之
處也人之未生隨母呼吸所謂真人之呼吸
既生之後真人呼吸未嘗亡但神出氣移不

能再守胎中之一息修煉之法使人返本還源復其生身受氣之初耳以口鼻之呼吸言之咽喉者所由之關也其上有會掩焉啟則呼氣出心肺主之閉則吸氣入肝腎主之心肺相去會掩為近肝稍遠腎最下為尤遠呼則氣促其氣由之而日耗於外吸則氣少而短不能下至於腎遇肝而返此呼吸所以不固真人呼吸壽人元氣人人有之而不知口

鼻呼吸喪人元氣人人陷之而不覺人能回光返照注意臍腎之間一呼方至以吸繼之互換禪續如環斯循者真息也與嬰兒在母腹無異是也

上關

乾

泥丸居頂上神所棲也故曰上關一身之外皆太虛也太虛神之妙應者也得之於我還之於彼何間然之有

煉精者身不動而已採取升降不得不運之
以心也煉氣者心不動而已闔闢進退不得
不運之于意也至於神則妙應不測既無所
施三者混合為一復忘一併出與太虛同體
恍然如在夢中學者到此境界乃是泰定切
不可放倒當知昏久則明濁久則清脫胎元
神於此出矣玄工盡此
三段之中
腹中橐籥風入松頂上簫韶泉漱石

心經無垢子註云六箇門頭一箇關五門不必
更遮欄從他世事紛紛亂堂上家尊鎮日安○
六根皆從一根上起但去一根上返照從何而
起若識起處起處是妄休教生苗
修行之法築基已就玄牝有相之後工夫大約
有四曰靜真息綿綿
純然一性曰定始而昏定
繼而正定曰慧了了
常知
曰通六一步進一步一層深一層見境不着見
阻不退謹謹護持自然成就否則前功盡棄

用七言卷一
靈寶畢法云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本天地升降
之理氣中生水水中生氣乃心腎交合之機比
物取象道不遠人配合甲庚方驗金丹之有準
抽添卯酉自然火候之無差紅鉛黑鉛徹底乃
成大藥金液玉液到頭方是還丹從無入有常
懷征戰之心自下升高漸入希夷之域抽鉛添
汞致二八之陰消換骨鍊形使九三之陽長水
源清濁辨於既濟之時內景真虛識於坐忘之

日玄機奧旨難以盡形

工夫行持不外
于多入少出

嘗讀張三丰道法會同疏有云得腐朽再生之
橐籥見劫仞不殞之卷阿紅鉛黑鉛鍊鍛方成
影響金液玉液坐臥畧致疏通云云每疑劫仞
卷阿之鎔及閱大洞經有黃籙保劫仞之句又
停玄三秀阿註云藏隱玄根於三秀之卷阿南
岳名太虛小有之天古詩小有洞中三秀艸即
靈芝是也山有五芝餌其上者得僊乃信僊詞

咸有所據非杜撰也

華嚴經云頓大聖開樓閣門令我得入度人經

身度我界體入自然又云有過我界身入玉虛

圭堂註云先天之命源一也夫命如召命之命

此意玄妙入極又楞嚴經行陰盡中云深達十

二種類受命元由觀由執元諸類不召于十方

界已獲其同圭堂註云聞之曰命如召命命之

壇經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圭堂註云聞之

曰六祖偈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

樂涅槃相如是夫四真二土之妙乃在是矣幻有

身四大有
真空四大

楞嚴經地性火性水性空性圭堂註云聞之真

實土真虛土皆土也合真水真火真風併謂之

四真楞嚴虛空藏菩薩手執四珠遍照空界與

金光明經四如來混合一室者正發明是義若

以後天四物與夫假合四大而會之者萬里矣

世尊托後天四物以明不可言傳之妙而曰如
來四真清淨本然周徧法界徧滿世間寧有方
所豈細事哉此之謂造化一源先君竅道大佛
之秘藏生靈之太初自從水火相擊搏便有兩
土各戰爭故曰兩土成圭者此也風乃巽風又
爲橐籥也
圭堂云乾坤函蓋獅象交馳真火盤旋風雲改
觀既而千光歷落渾透簾帷醍醐彌抽機軸潛
發三思大事再嘆奇哉此景詳見修玄章
第九及四百字序

元精者父母交垢之初陰陽偶合之始精血相
含孕於坤宮生於坎戶徐徐凝結漸漸成胎十
月周圓形體全備身中一物名曰命蒂乃召命
之命爾自造化中來以其能召元神入身而爲
物者此卽先天自然之祖氣也元神者虛中一
靈湛湛寂寂無去無來不增不減乃混成之性
爾偶因念動遂於造化未來之前天命既立之
後一點靈光自虛無中來受命之命附體着形

而爲物者此卽中天湛然之氣也謂之元炁者
學自立命之初設性之後混合身形伏母臍下
隨母呼吸十月滿足離母出胎大哭一聲徑受
此炁自杳冥中來繫於命蒂自呼自吸此後一
身精血氣液隨時滋長情見於外若知禁忌壽
滿天年倘或恣情必遭夭折更能知時運用乃
得長生此後天浩然之氣也謂之真鉛
人以父母初交元陽召空中魂爽而有此身有

身之後元陽日耗魂爽漸離而身不能久修行
之工不過使身中元陽與遊魂重來相見聚而
不散以返未生之初耳故云金來歸性初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一 終

未坐之時耳姑云金...
之工不繼與中云期與茲點重來卧良渠而
與之對云期日珠點爽漸銷而良不銷久銷行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二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郁嘉慶伯承

校

楞嚴經云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
能來想中傳命又云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
冥通此卽召命受命之理蓋生人之大端若此
潘右云一性之動是爲太易言性移易而不
定也或爲人或爲異類在性之所好而已

八識之中有法識神主人之意意行即行意止
即止名妙觀察智平等性智主傳送識大圓鏡
主含藏識皆聽意神以主之意去即去意來即
來下工之初全仗此神以鍊丹採取故又名
為妙觀
意之所之氣為之奔走非敢後也蓋志氣之帥
聽其役使一真聚則眾真皆聚

少林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
葉結果自然成曹溪偈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
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竊云靈臺為花
華蓋為葉一旦撇開十方朗徹成果証真悟因
是訣又云大悟若干遍小悟不知數劫外若見
家聖域乃優入

曇陽子云莫待季齡八八元精散盡難收黃石
公素書云悲莫悲於精散註云神之潛於無也
則無生無死無前無後無陽無陰無動無靜其
舍於形也則為名為哲為智為識曰精誠曰精

力曰精強曰精明曰精專曰精虔曰精光曰精
實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用之則聚而不散邪
用之則散而不聚散之不已豈能久乎故曰寡
欲為要莊云衆人重利廉士重
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于清風曰未至真空陽神難出丘長春曰未至
真空陰神也難出蓋古僊之脫胎神化由於虛
靜之極無我之至也今人夢中其神無所不至
者不格於形也醒則滯於此而不能遠去者形

格之也故惟真空無我然後能脫胎神化
又靖天師與司馬承禎寢窺見其額上有日如
錢大光耀人席逼而聽之腦中有小兒誦經音
玲玲如金石晁文元自記嘗聞靈響凝然聽之
心息俱住神氣融暢杳不可說目有一點圓光
如小錢許或青或黃或白二公之事相類一屬
它見一屬自見其玄機則一也圓通大士贊有
側耳聳聲揚目見月屈膝支頤人空境絕之句

皆可爲修行師印

鬼神有性無命艸木有命無性禽獸性少命多
惟人能全之性者屬知覺命者屬形質

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蛇於巳日不出道鶯於春
時自出谷最貴爲人者何不順時養元陽而收
真炁耶真炁大運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
冬在腎元炁小運隨日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
酉在肺修真之士不見功者以旺時不收損時

不補散時不聚合時不取不知交合之時又無
採取之法安得比天地長久日月堅固哉詳見
靈寶畢法西山會真記

龜能息氣鶴能養神鹿能固精三者世間之壽
物也人爲最靈當兼而有之可以人而不如物
乎

北方正炁號河車車謂運載物於陸地往來無
窮而曰河車者取意於人身萬陰之中有一點

元陽上升薰蒸胞絡自腎傳肝自肝傳心自心
傳肺自肺傳腎爲小河車也肘後飛金晶自尾
閭起下關至中關中關上關自上田至中田中
田至下田爲大河車也純陰下降真水自來純
陽上升真火自起一升一沉相見於十二樓前
顛顛還丹而出金光萬道爲紫河車也故車行
於河如氣在血絡之中炁中暗藏真水如車載
物所謂河車者詳矣

肝本心之母腎之子傳道腎氣以至於心肺本
心之妻腎之母傳道心液以至於腎氣液升降
如天地之陰陽肝肺傳道若日月之往復故曰
氣傳子母液行夫婦

腎氣投心氣氣極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配合
真一之水名曰龍虎交媾日得黍米之大名曰
金丹大藥保送黃庭之中黃庭者脾胃之下膀
胱之上心之北腎之南肝之西肺之東上清下

濁外應四色量容二升路通八水所得之藥晝
 夜在其中若採藥而不進火藥必耗散而不能
 住若進火而不行採藥陰中陽亦不能住止於
 舉發腎氣壯煖下元而已若採藥有時進火有
 數必先於鉛中作汞借氣進火使大藥堅固永
 鎮下田名曰採補之法

心之見於內為脉見於外為色以舌為門戶受
 腎之制伏而駢用於肺得肝則盛見脾則減腎

之見於內為骨見於外為髮以兩耳為門戶受
 脾之制伏而駢用於心得肺則盛見肝則減肝
 之見於內為筋見於外為爪以眼目為門戶受
 肺之制伏而駢用於脾見腎則盛見心則減肺
 之見於內為膚見於外為毛以鼻穴為門戶受
 心之制伏而駢用於肝見脾則盛見腎則減脾
 之見於內為藏均養心腎肝肺見於外為肉以
 唇口為門戶呼吸定往來受肝之制伏而駢用

解身卷二
於腎得心則盛見肺則減人之五行相生相尅
而爲夫婦子母傳氣衰旺見於此矣
人之初生腎爲始脾次之脾又生肝肝方生肺
肺肝爲傳導之門戶且腎爲水也水中有火升
之爲氣乘氣上升朝之於心心中生液負陰而
下以歸於腎蓋無肝肺爲之傳道安得交媾而
成龍虎耶古人鍊丹不成大患金木間隔今若
使肝能傳腎氣以朝於心肺能傳心液以至於

腎時候不差黃芽乃生

故採取須用甲庚沐浴必以卯酉也

肝主魂應於目神之存也肺主魄應於鼻氣之
調也

輔談云修養家存神於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
蓋神之所至氣隨之而往也旁門所謂手按尾
閭吸氣咽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况於是耶
左傳云人受中以立命書云上帝降衷於下民
卽道家黃庭也黃者土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天

一生水在人爲精藏之於腎腎有左右中夾黃庭經云左爲少陽右太陽後有密戶前生門腎既爲生死門戶則涵養之功必自黃庭始腎中藏精精中生氣交合於心心液相交鍊於黃庭倘知交合不差則精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道生生之理不失天地之中

人之一體所以死壞者有三十九處以受鬼氣形有間孔血有虧迭死氣日進邪氣引入精神不通津液沉滯故生神章大洞經有混合百神之道

人有八漏目之淚肝漏鼻之涕肺漏口之唾腎漏外汗心漏夜盜汗小腸漏寢而涎腦漏夢與鬼交神漏媿慾者身漏是皆五陰六入十二根塵之所交接

嚴君平云虚心以原道惠靜意以期神明緣衆生之心未合於道先授之以齋法使其因齋而

息心息心而入道後世熾以人事涉以形器齋
法何其謬耶祭酒道士但成一尸祝矣
人未生時謂之不覩光明處冥冥之中無所作
用雖無煩惱怵繫經千百劫但成游魂苦爽何
益於事莊子悲在冶之金蓋惜其爲人之後空
與艸木同腐不若不生之爲安也有人於此不
貴其生認四大爲逆旅形骸枯悴只說苦空坐
待至死豈人之情也哉

修行之士必先拘魂而制魄魂乃汞之屬魄乃
鉛之黨汞性易飛人纔死則魂先去度人經云
高上清靈爽悲歌朗太空蓋傷人之死也
人未受生芒芴之間是爲太易變而有氣是爲
太初氣變而成形是爲太始陰上承陽氣隨胎
化是爲太素靈光入體與母分形十月完足是
爲太極

晨者鷄鳴之時也洞玄經云舉身登晨白日升

天中爲白日鷄初鳴爲登晨是以存太一混合
多用此時乃生氣時也黃庭經云羽服一整八
風驅控駕三素乘晨霞

太虛聚而有炁炁聚則爲精炁聚精結包之於
土非生之理啟矣經云男女構精包胎始榮乘
其宿命然後生人故曰包命當其元炁初包狀
如垂囊附脾作種脾爲真土物所憑生中黃太
一爲人已命其炁流演不窮故云元一黃演之

炁

上文曰靈光曰宿命曰靈
爽皆指受命之命而言

五臟六腑百關百脉金津玉液日月光華皆本
於腎故黃庭經云主諸六腑九液源是也莊子
云真人之息以踵踵者命門也其氣息於命門
如子在胎不飲不食綿綿長存所謂胎息也氣
本生於腎若息於它處必無是理或云踵者相
繼之義是人之所以繼續不絕處故云生生之
謂易又云種民天種與踵之義同以繼續名之

服食卷二
爲踵以根本名之爲種

金關玉鎖訣云白牛去時如何擒捉曰緊叩玄
關牢鎮四門急用僊人釣魚之法又用三島手
印指黃河逆流掩上金關納合玉鎖白牛自然
不走一名金關玉鎖定二名三島廻生換死定
三名九曲黃河逆流定若定了賢時休教滯了
腰脚昏了眼目此是定三寶法若收定三寶搬
運歸寄何處先用蘆芽穿膝法烹氣衝寶鑪二

骨直至湧泉補于二足然後行七返還丹之法
若不用此功便行肘後飛金晶而望長生顧上
不顧下如小兒建塔下不堅牢也卞和刖足亦
是不行穿膝之喻又錮鏘歌云上至頂門泥丸
宮下至腳板湧泉穴九竅八門都補合休教一
點有漏泄又青霞祕文云湧泉穴發水火二氣
入尾閭合兩腎一龜一蛇互相橐籥觀此二說
則蘆芽穿膝之工誠不可缺也息踵之論可執

一偏耶

雀巢灌頂如羣雀之噪也蘆芽穿膝如根荻之

貫也

物外清音云偶然奇耳邊鍾聲唧唧泥丸宮如鳥為棲百樣聲音亂噪不任啼猶如

茂林晚鴉叫起非灌頂之喻乎青霞秘文云左足太陽右足太陰兩足底為湧泉穴發水火二氣自雙足入尾閭上台兩腎左為腎堂右為精府一龜一蛇互相橐籥非穿膝之說乎

上一赤子中一元皇下一元王此三一神也元

王即命門神也

魄成於地乃陰也喜於死大洞之法有制魄之

方不使散亂人之夢中與人爭戰者乃尸鬼也

尸鬼即魄也魄以肺為家而又主炁其色白遊

魄若返則必鍊其炁使生華也黃庭經云急存

白元和六炁神僊久視無災害

金木水火之炁非土不成心肝肺腎之元非脾

不養九天之炁初降為胞名元一黃演之炁是

中黃太一以為已命也至於五月五臟乃分又

名中靈之炁是五炁居中以結命元也則知生

人之成始成終者其惟土與丹法象之
道人要妙不過養炁夫人泪没於名利往往消
耗其氣學道者別無它事惟至清至靜願養神
氣而已心液下降腎氣上騰至於脾元氤氲則
丹自聚矣若肝與肺但往來之徑路習靜無念
絕想神自靈丹自結

叩齒之法左爲天鍾右爲天磬中爲天鼓若去
却不祥則鳴鍾伐鬼靈也制伏邪惡則鳴磬集
要閉口緩頰使聲虛而響應深也

古之人以修誦而得僊如魏紫虛李順興司馬
子微之類多矣今學經之士縱未絕緣離世苟
能金石其志背塵合真至心受誦久久不已必
階僊品無疑也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
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此爲古今未發之妙殊

胎七卷二
不知本出於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
暖蓋足能息心自冥目此睡訣也

三寶者天寶靈寶神寶分爲玄元始三氣降於
人爲三田曰精曰炁曰神此內三寶也教有道
經師寶道寶太上三尊也經寶三洞四輔真經
也師寶十方得道衆聖又經籍度三師此外三
寶也內秘真藏經云貪性寂滅塵累無染戒行
不虧是爲法寶嗔性不起不憤外塵定無生轉

是名師寶痴性無取無惱無患慧通無碍是爲
道寶此非內非外非聲非色一真澄湛善莫大
焉

內觀經云一月爲胞精血凝也二月爲胎形北
胚也三月陽神爲三魂動以生也四月陰神爲
七魄靜鎮形也五月五形分五臟以安神也六
月六律定六府用滋靈也七月七星開七竅通
光明也八月八景神具降真靈也九月宮室羅

布以定精也

天寶君玉清天尊也本玄一之氣凝結其色青靈

寶君上清天尊也自一生二為元一之氣其色白

神寶君太清天尊也由二生三為始一之氣其色黃

黃三炁既足而生九炁九炁散為萬炁以植生

物之根莊云知北遊于玄水之上及于白水之南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乃太易太

初太始之序也

人有死生性無死生出死生之外者其惟見性

乎常人結習未除為業所牽留滯幽陰或相報

對業報既盡善性不滅還生人道者必當濯形

太陽然後投胎蓋日之上館亦名洞陽宮流火

之池中有黃華真水波間真人以此水濯濯其

身長生簡誥文云黃華蕩形此之謂與自得為

人經多少節次驚天駭地豈可自輕鍊養元神

返本還淳與三炁九炁脗合有骨肉同飛上登

三清之理而不自勉至於死壞悲哉造道之功

至於悟性須當培養命基爲本若不能尊絜貴
形保命愛神坐至衰老汞枯鉛耗命基旣削真
性亦昏此時欲修所謂渴而鑿井不亦晚乎
峨山一老僧云頭爲無影山目爲雙林樹鼻中
動靜爲三昧火耳爲阿耨池乃觀音救苦處咽
爲趙州狗子鼻又爲共命鳥爲真土心爲優曇
華舌爲紅蓮樹藥之未生三昧火守之藥之旣
生三昧火采之呼接天根吸接地根故爲三昧

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惺惺寂寂本覺
昭然精氣自固藥物自生生而采采而生日積
月累腹中有寶則優曇自開白毫自見白毫優
曇相爲表裡

禪定不動處混沌未鑿時

東坡曰徐徐而爲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患志
之不堅行之不力耳其說在北山愚公之平山
補陀大士之遇磨鉄人也

大慧云念念不間
斷莫管得不得

月三卷二
嘗讀大洞真經檀熾鈞音僊梵歷耳及生神章
瓊房妙韻之語心竊異之及考古證今內徵外
訪無不符合聞熏聞修以入正定定久則心華
自開十方圓明之境庶幾矣轉識爲智道固如
是也孰謂教外無別傳也哉

楞嚴旨義奧衍宏深大約謂人之覺體妄有四
大遂成六根六根之中各具四陰共成五蘊乃
生滅根本若能選擇圓通一門深入以至六根

互用則五蘊盡而覺體復六解一亦亡矣故心
經云照見五蘊空能度一切苦

契云含元虛危左腎屬危右腎屬虛間以穴言播精於子以時言

註云虛危亥子之間陰極陽生之時子者一陽
動處過此則子母分胎妙在尾箕斗牛女豈知
虛危同是子位豈可分爲先後二時若亥末子
初則當云危室非虛危也識者詳之

夫道之全體具於人之一心聖不加多愚不加

少聖人以其心役眼耳鼻舌身意衆人以眼耳鼻舌身意役其心是以有聖愚之別耳學聖人者固宜從事於一心矣然六根者此心出入之門戶也心本無形因境而有苟不制六根欲安其心未可得也所謂繫心一緣面壁三月皆此法也且六根之爲患唯眼爲劇程子四箴致動於視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然則操存之法固以視爲極則矣嘗試思之

衆人之情開眼則從想合眼則從夢隨逐妄境竟不知孰爲主人魂不附魄魄不附魂流浪生死海中百劫千生無有出期此無它放心未收故也孟子曰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放心而不知求哀哉禪家建火場煉魔却睡其法專用力於眼視或三日或七日不睡不坐暫立輒行夏撻在御互相規察使眼視常平睜睛不瞥蓋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人之有心不昏昧則放肆

曾無中立之時放肆則視流昏昧則視懵惟不
昏不散寂寂惺惺乃爲合道故必嚴峻規條雖
撻之流血不敢怨怒至於真積力久則昏散二
病湛然自除茲則了然頓悟豁然貫通之時矣
然此不可有正助期限蓋悟道有遲速係乎人
之宿根有一宿而覺者有三日者有七日者有
三月者三月不達則以期年期年不悟則以畢
命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禪家建火場之

意收放心之要法也今吾輩豈能不睡日夜之
間忘機寂照理自玄會張真人偈云心如朗月
連天淨性似寒潭止水同十二時中常覺照休
教昧了主人翁西嶽有一道人住山二十季夜
夢神人告曰你差了今後你只想青天明鏡道
人如其言三季冲舉觀此則知收放心之法矣
煉魔法雖善然束心太急亦爲魔攝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性在人爲甚真節本覺

也卽道體也卽未發之中得一之一也及感物而動所謂本覺者不守自性從真起妄背覺合塵矣違真背覺然後有心意情識之名真則不貳違真則貳貳以二參以三同歸於妄而已不覺故也惟其不覺是以妄認軀殼爲我而不知本覺之爲真我妄認六塵爲心而不知本覺之爲真心世之講學者又皆以識神爲覺而實非本覺也以見解爲悟而實非真悟也此無它性

心意情識等義未及犁然是以覺路不開見惑爲病

寂然不動之中卽道之體也卽仁也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虛靈不昧之本體也本然固有之知也無極之真也此聖凡賢不肖智愚之所同具者也惟聖人一向圓全安任未嘗少遷雖至動之時一向圓全安任曾不少遷所謂主靜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死生之說夫

其所謂游魂乃其寂然不動之體物交物則引
之內外皆喧失其固有矣賢者覺之則爲不遠
復凡夫昧之遂爲游魂日遠一日月遠一月無
復返原之期顛倒于夢想之間而游魂始爲變
矣至此則愚益愚流蕩生死海中不能自有真
命隨物遷化莫知底止故惟聖人能制命聖人
能不死愚者反是

陶靖節歸去來辭有曰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

之可追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其曰悟
曰知曰識曰覺四字極爲分曉此淵明所以爲
聞道也後人不達乃改識爲實淵明之意荒矣
知止而後有定此知字卽是靈知卽是本覺卽
是悟卽是止至善旣止至善則定性矣定性則
不遷矣不遷則靜而安如止水物來則現物去
無迹前乎千萬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
皆視諸掌矣故曰能慮能慮則得道矣故曰能

得知是至善初地得是至善極功首尾只是一知字堯舜執中此知也孔門一貫此知也

夫人之所以欲壽其身者豈非以身爲我有乎然以身爲我之所有則可謂身爲我則未也夫耳目鼻口四肢百骸塊然器也而非性也視聽言動雖出於性然亦非性之體也蓋交於物之用也此皆與器同盡者也性也者靈明獨照與天長存不以少而盛不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

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此則真我也而人多執身爲我於是得失交乎前憂喜躁乎中汨於其情窒於其身而所謂真我者茫乎不知爲何物豈不大可悲哉

二氏之學以養氣爲主誠能內視返聽此氣自充精神自固僊丹在人腹中卽此氣是也故曰氣不耗散再無別訣老子曰君子爲腹不爲目丹書云黃帝內視三月而道成卽此法也

經世書云天之神棲於日人之神發於目生身處此物先天地生沒身處此物先天地沒水火木金土之五行攢簇於此肝心脾肺腎之五者鍾靈於此唾涕精津氣血液之七物結秀於此內指通玄秘訣云含光便是長生藥變骨成金上品僊又云撮聚雙精在眼前燒成便可點金僊金華詩云雙童常守洞門立三島真人長還金笥寶籙云性之初見如星大圓佗佗光爍

爍修丹之士纔見此物分明便是元氣產矣故滄海洞源之間或如一顆或如一鈎從下而上漸升漸長此是先天真一凝而顯象非幻妄也三日月出庚曲江上月華瑩靜有箇鳥飛皆此旨耳涵陽子云是一土坯水火煅煉方能成磚水火交似冷如水從泥丸而降丹田不出月餘神水將畢霎時現出水中之金紫色光明大如米粒結在明堂千變萬化開眼不見閉眼觀之

楞嚴卷二
三
在泥丸或走或飛或上或下只在內而不在外
工夫到此不可言談亦不可昏睡堅心上下照
顧此第七轉工夫也

圓覺經晏坐靜室安處徒衆維摩經空其室內
除諸所有皆謂屏滌雜念虛其心也

性命宗旨譚者多未瑩蓋觀六祖語可知崖略
其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此性宗事也又
曰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此命宗事也

人之寐也魂自雷門出入爲夢雷門者耳也
或問觀世音何以示女相曰歸元法無二方便
有多門成佛証果依因悟入凡二十有五門六
根也六塵也六識也七大也諸門之中惟觀世
音依耳根而悟入黃庭經嬌女窈窕翳霄暉註
云嬌女耳神名故觀世音現美女之相六塵惟
聲度垣不能爲碍故觀世音之妙力無刹不到
也

楞嚴經以情爲外分想爲內分蓋心動于內曰
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故爲內意緣於外曰想
人之陽氣有冀者也故爲外情積不休能生愛
水諸愛雖別流結實同潤濕不升自然從墜想
積不休能生勝氣諸想雖別輕舉實同飛動不
沉自然超越純想卽飛能生天上情少想多輕
舉非遠情想均等不飛不墜卽生人間情多想
少流入橫生七情三想沉下水輪九情一想下

河水輪純情卽沉入無間獄欲界衆生末後着
盡於此矣修行人絕諸情想直超三界
修行人行如風立如松坐如鍾臥如弓

劉元城四十七時謫嶺表已絕欲故七年間未
嘗有疾年幾八十堅悍不衰嘗語人口安世絕
欲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劇談雖夜
不寐翌朝精神如故每日行千步宴坐調息復
起觀書未嘗晝寢終身未嘗艸書家廟祭享跪

月望卷二
拜七十有二未嘗廢闕一皆本之以誠心嘗前
知至誠如神聖言豈欺吾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性不可不復聖賢應世
惟欲教人復性而已性復則天地世界如觀掌
中物耳人身戴天履地曾不知天之高地之厚
懵然百年如夜投逆旅未明別去非惟不識主
人抑亦不識方隅物色也豈非虛度乎於乎天
地世界可謂廣大而吾人之性又包乎天地世

界之外此聖人所以教人復性也莊子曰六合
之外聖人存而不言鄒陽曰天下之爲九州者
有九九今中國之九州乃八十一分之一耳楞
嚴經云阿羅漢見閻浮提如觀掌中果諸菩薩
等見百千界十方如來窮盡微塵清淨國土無
所不矚衆生洞視不過方寸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
動靜起居隨若亡弃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

在於目前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人之性不亦大哉噫人之自小者可哀也已

始元玄三炁帝雌雄三一上中下三關首心腎三統子邵皆一理也一事也一物也

司晨之鷄必以童若壞其天真豈能有常哉吁人可知矣

龜策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陳居也宋李文靖云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

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自足耳蓋住壞空成則必至於壞理勢然也何以全爲

道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語言則福全允倉子之語也

孟子戒助長莊周懲益生

李翱云滅情以復性不若王弼性其情久行其正李雜乎禪王協於易

月望卷二
晁文元云置心空中不令着一物白沙子云善
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庶運用得轉耳
程彥賓攻逆寧成左右以二美女進手自封鎖
一室及旦歸其父母皆泣謝願太尉早建旄節
答曰但死時無病便是好也後官至觀察九十
一無病而終尹師魯是是非非議論無避不苟
止不苟隨臨終以書別范文正馳至已沐浴坐
逝矣哭之慟乃張目曰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

乎復揖而逝由二公觀之死生之際顧平日存
心積行如何自然如願也

四大之身饑瘡為患隨順給養不生貪着謂之
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惟求適口不生厭離
謂之識食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二終

謂之滿食

食必計其利妄主衣食謀求出口不生惡報
四大之良對歡為其則則皆齊不土食皆皆之
心計計收向自然收則也

子斯世而由二公贈之及主之祭爾平日亦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三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沈孚先白生

校

豐稷尚書言少時親雪竇每以惜福教人云人
無壽夭祿盡乃死元厚之死而復生自言初到
冥司王者曰君祿未盡異時官至兩府然須惜
福自此每事減省奉養皆不敢過後果高位然

則人有薄福可不自惜乎

西僧覺稱入中國楊文公禮之既而譯云我國土不食肉此處屠宰懸市甚不忍觀暫到五臺禮文殊卽歸矣張閣見黃山谷蕨芽新長小兒拳之詩蹙然不樂指爲忍人蓋閣爲河內推官而通判葛繁惟素食誦經遂亦斷肉故也使人皆若覺公張公於一切物常存不忍安有以惡爲能而作殘忍之事乎

李林甫微時遇道士曰君已列名僊籍異時握權不得妄有陰賊旣貴忘之復夢道士責曰君胡不憶吾言乎命吏引入一處府署嚴飭喜曰居此亦自不惡道士笑曰此鱗介所居其間苦事最爲慘毒駭然汗下而寤許文規冥攝以曾活一人得延一紀而還望見守衛甚嚴問吏曰此都獄也凡世常行陰賊之人死後治罪於此所謂地獄水族非陰界與黃宗旦知蘇州王頊

為通判獲盜鑄百人喜曰此皆予以術陰鈎得之頃愀然曰事發無縱以術置之死地尚為喜乎宗旦不覺身去坐榻謝曰微公言吾幾失矣鄭夷甫聞術士推其無壽戚戚不堪後授楞嚴經有悟曰死生之理我知之矣釋然放懷調封州判官預知逝期屹然立化沈存中筆談朱炎學禪久之於楞嚴有悟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既死此心何在江云此身未死此身何在遂以偈荅曰

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江可之後竟立化東坡集觀此二公楞嚴經真入佛之門也

圭堂云阿難本非持犯摩登亦非媼妓也世尊語阿難汝初發心見何勝相荅曰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洞如琉璃自思欲氣粗濁濃血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故首托摩登以發明之密意正在此所謂不假凡氣自有

胎息卷三
聖胎之大用也

大慧云自念此身尚存睡時已無主宰况四大
分散衆苦熾然如何不被回換師曰待汝妄想
絕時自到寤寐恒一處後忽叅悟方知夢時便
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龐居士云心王總
是依真智一切有無俱遣棄身隨世流身不流
夜來眼睡心不睡天堂地獄總無情任運隨空
到此地昔舍利佛於夢中說六波羅密而與覺

時不別仰山夢升彌勒宮而曰摩訶衍法離四
句絕百非此皆寤寐恒一至於恒一則心如一

道晴空焉

法華經云夢
中見妙事

三立限期本佛語也果爾用力則藥山云牛皮
也須穿透何況本來具此圓明妙心寧不親證
之理尚無所真見不能全體湧現吾不信也所
謂歲歲說工夫此人不足道也

道德經云觀其妙觀其微陰符經云觀天之道

易經曰觀有孚頤若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觀之一字僊釋所同下手用功第一切要每日南辰北斗氣息歸根念念還元先天有據則造化之運周於身中而真種已得諸書云初基有作卽是根源正指此也

老子云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所謂民者指精氣而言也天真皇人云神猶君也民猶氣血也民難養而

易散氣難保而易失

老子云谷神不死卽虛靈不昧也谷者人身空處神其靈也不死者常存也有此則爲萬化本原門乃一闔一闢之名玄牝無可名狀但闔闢始有動處故卽以爲門爲天地根化化生生其出無窮也人但默會於此守而行之悠悠綿綿多內少出所謂真人之息以踵則觀天法天之道盡而造化在吾身中矣

老子有欲觀徼卽矣生急採之意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物指精氣其次卽爲耳能孩其耳目使如嬰童則修真之事畢矣故曰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劉經臣僉判辭韶山山囑曰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且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否則有失心之患後叅智海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

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遠轉疎一夕舉香至問波羅何者是佛荅曰見性是佛之語劉不能荅退就寢五鼓覺來方追憶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山囑姑抑之逗明証於海海曰更須用得始得劉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劉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

見五燈會元

趙清獻公字閱道年四十擯去聲

色係心宗教親近佛慧禪師未嘗容措一詞後
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卽契悟
作偈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
聲辟歷頂門開喚取從前自家底慧聞而笑曰
趙閱道撞彩耳古之君子其悟門類如此
趙琪字元德謚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僊思玉
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僊數授以其術久
久隱去人或以爲不死思之久一日見其至喜

而固留之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先生就浴室
久之不聞聲日且暮趙親候之見有光昱然在
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見輟第十
四祖龍樹尊者嘗至南印度爲衆說法遂於坐
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大衆唯聞法音不覩師
相有迦那提婆謂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
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
言訖輪相卽隱尊者復居本坐見五燈至人純

陽形神俱妙有如此

觀前二段見入道之門
觀此二段見成道之妙

精生有時時至神知百刻之中切忌昏迷遇生則採之異即靜養之若靜中昏沉是坐則行是臥則坐昏退依舊靜所謂四威儀皆可行道也浩氣者剛大之氣正氣也塞天塞地而其體充故不憚不餒夜氣者清明之氣元氣也生天生地而其機微故或隱或見

神者丹也故曰本來真性是金丹四假為鑪煉

乾坤稱父母者蓋謂是耳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如曾參之啟手啟足孝子事親如事天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如堯舜之神氣歸天仁人事天如事親也

身譬宅也神譬身也養成元神炯然不昧離身長往歸還於天如世人舍宅他適故曰拔宅飛昇

耳目之竅吾身之門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堂也

神明之舍吾身之室也

玄牝之門譬蓮子也為天地根譬蓮子之心也

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既芽生意不息

知識不用歸乎其天是一心一天者本體也稍

屬之知且識焉即非本體即非天也七返者返

此本體也九還者還此本體也復命者復此本

體也歸根者歸此本體也得此本體而一真不

妄謂之真人得此本體而神化不滯謂之神僊

作團○元神者真火也昭昭靈靈萬古不滅

根從何生惟識根然後能歸根命從何始惟知

命然後能復命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

白玉蟾云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謂歸

根復命心疑曰神神艸木從根而發人之根在神

明之舍

白玉蟾曰神則火也氣則藥也以火煉藥而成

丹即神御氣而成道也今夫蠚螭之虫孕螟

承皇卷三

蛤之子以混其氣者藥也以和其神者火也若
龜之相顧神交也神交而氣未始不交火中有
藥也鶴之相唳氣交也氣交而神未始不交藥
中有火也至於不根而生芝菌不母而生螭螭
陰陽相搏燥濕相育亦有神火氣藥爲之根與
母焉以成其變化之用而遂其生息之機矣
生我之形者父母也而構精化生之際自有一
點元神存乎其間者天地生生之自然也易以

以本體而變化無方者神丹也以本體而曠劫
不壞者金丹也

凡物實而有者則不能鳴鐘鼓之聲達於遠邇
者以其中虛而無也老子云有之以爲利無之
以爲用

古人有言曰守真一於天谷氣入玄元卽達本
來天真又曰能守真一則息不往來又曰能守
真一則真炁自凝陽神自聚

衆生者自心之衆生謂本無之妄心也佛者自
心之佛謂本來之真心也故妄復無妄衆生卽
佛一念迷真佛卽衆生書云惟狂克念作聖
中庸云戒慎恐懼夫心之體本寂然也敬則
不失其寂然之體而心存矣心焉旣存自無怠
肆荒寧之失謂非戒慎恐懼而何此不覩不聞
之真實上夫也若於不覩不聞之際先慮其怠
肆荒寧而必於戒慎恐懼焉是有所戒慎有所

恐懼不得其正而心已失其寂然之體矣非中
庸立言之意也

大學謂格致者格此聲色臭味而知自致矣老
子謂虛無者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釋氏
謂寂滅者滅此聲色臭味而性且寂矣心者性
之動意者心之發意有所着爲物故正心誠意
工夫全在格物上知卽性也乃心之本體

兩腎之間空懸一穴名曰玄關上下之限也老

子之守中莊周之緣督文王之良其背周公之
眼薰心孔子之退藏于密所謂守一守真守黑
守雌皆指此處而言腰中之後名曰密戶又名
土釜又名金胎神室又名
金水鄉也限為命
根又云限前臍後
文王之不識不知者本體也孔子之吾有知乎
哉無知者本體也禪書云有所知者有所不
知無所知者無所不知
清菴云性是一身之主以身為客今借此身養
此性故讓身為主丹書云饒他為主我為賓此

之謂也

洗心而退藏之者心隱於性也心而曰洗則無
心矣

白玉蟾云梧桐秋風升也蕉花春雨降也青山
暮雲浮也碧潭秋月沉也不過形容升降浮沉
之景象耳

瞥爾心華發現巽門豁開即開毘盧之門入寶
珠之口廣博含虛空平正無畷陷皆是一悟景

象若不到此不可言修行黃庭經云心部之宮
蓮含華玉溪子曰露珠滴綴蓮花下古僊皆以
蓮花喻心體

人以形爲舍心爲主心爲君父炁爲臣子身爲
家國心炁一注無炁不從在五行爲火南方盛
陽之精宿應熒惑神受朱雀狀垂三葉色若朱
蓮神明依泊變化莫測制之則止放之則狂○
要知劫外事優曇向日開

白玉蟾云虛室生白謂之白雪心地開花謂之
黃芽

人身三萬六千神所主者惟絳霄宮真人亦名
肉團神卽心王也心王乃一身之君萬神爲之
聽命焉釋氏謂之紇利陀耶佛又名優曇華心
華發明照十方刹凡人之終心
繫斷乃絕

凡言修行工夫不過是初機入門事既入門須
求禪定定力既成自然有悟所謂慧也心華發

現漸至六通劫外有安身處矣若年年歲歲只
說工夫何時方得超脫耶此乃修行首戒
攝心住一名爲安定灰心忘一名爲滅定悟心
真一名爲泰定

金剛經之降伏其心道德經之虛其心周易之
洗心其道一也

莊子養生主云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譬若云指窮於油光傳也不知其盡也指窮於
生知傳也不知其盡也指卽指月之指薪有形
故易窮譬之生也有涯火無形故無盡譬之知
也無涯

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寂爾少時間無思心
正住此心住之時便是本體若佛心則湛然常
住矣以暫住之心習令漸上便是工夫

一念不起爲寂念起卽覺爲照寂照雙忘爲定
心華發明爲慧此圓通法門乃直超三界最上

一乘之功用也

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
辨香在口談論在手提携在足運奔徧現具該
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

精魂

又云道性不即此是不離此是
動靜語默是性之用非性之體

歸空口訣凡人大限到時四大分離何處安身
立命先要平日工夫純熟臨時放下萬緣絲毫
不掛一心內守若神離凡殼之時從泥丸宮太

極天門而出不可離了此宮若離了卽墜幽冥
矣無真心無真相若絲毫念起見諸相者不可
認之澄心定意堅守正念不得分毫有趨向無
去無來湛然圓滿如香烟而起直至太空白雲
深處撥不開吹不散一靈真性萬里如在目前
此乃真空也行如掣電坐若太虛日月爲鄰諸
星爲友火不能燒水不能溺任意縱橫去來無
碍獨露真空便是安身處也萬劫長存切不可

思親念友但起一念即墮人間一入胞胎永劫

難出慎哉此乃陰神指大限到而工夫未成者說所謂賢人之死日復是也

大慧云臨命終時舊行熟路尚到不徹所謂始

學如何了得臨終之際凡有習念盡為勝境現

前隨心所愛重處先受祇如今不作惡事當臨

終時亦無惡境若怕臨終猥狂不自由即須如

今自由始得一一境法都無愛染亦莫依住知

解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臨終是果土土堂云不知去處所

以猥狂若知去處則不猥狂矣此宗門命脉也

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形死神不滅身異性常存

金剛經三十二分乃梁昭明所敘非經本文當

刪如四果之上有須菩提極於如來之無所得

應前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此一篇

血脉也乃岐作莊嚴分甚謬詳經文有四復次

似當以此為章法

記夢詩云境中兩結僧伽鞵執手授巾束華髮
彷彿形容問姓名覺來只見牕前月○靜中有
動動中玄淵默雷聲色頂邊四大不收渾似醉
那知身在四禪天

莊子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毋聽之以耳
而聽之以心毋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
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
虛者心齋也止於耳者局於相也止於符者滯

於塵也虛者不着根塵也語云六十耳順此之
謂與聲入心通之訓淺淺乎其言之也

文子云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
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
聽者學在骨髓聽之不深卽知之不明卽不能
盡其精卽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虚心清靜無思
無慮目無忘視耳無苟聽尊精積神內意充盈
旣以得之必堅守之必長久之滿觀爲充盈

開福賢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
青華秘文王邦叔日月照長江風浪息魚龍遁
跡水天平箇中誰唱真僊子聲滿虛空萬籟清
張子問曰是誰唱是誰聽荅以詩曰莫問誰莫
問誰一聲高了一聲低阿誰唱阿誰聽橫豎大
千說不盡先生有意度迷徒急撞靈臺安寶鏡
鏡明澄徹萬緣空百萬絲條處處通斗轉星移
人定後覺來紅日正當中又陰盡圖論云張子

一日坐於虛室形忘氣化倏然兩耳風生始如
秋蟬鳴隔岸之翠柳終如開九天之簫韶韻
玉皇經云鈞天鈔樂大洞經云檀熾鈞音
天門常開鼻也地戶常閉口也入之至根丹田出之至
蒂神室綿綿若存用之不既長能行之自然蟬蛻
煉念不怕念起惟患覺遲煉息心息相依息調
金丹煉睡三尸之神以睡為魔
謹閉我門靜掃我屋外事不入主人不出旋聞
攝念

調息乃初機之功凡人心念依着事物已久一旦離境不能自立雖暫能離未久復散亂所以用心息相依法拴繫此心由麓入細纔得此心離境得至無天無地無人無我境界更有何息可調此法最截徑最容易最無病與守丹田守中黃等不同可依而行也觀聲之理與此同一方便法門息之一字釋家謂之數息調息道家謂之踵息胎息儒家云瞬有存息有養息以喉者死息以

臍者生息以踵者僊

以古人切要一二語時自味之以發吾圓轉之機庶不至於死定所謂熏修密養而徹之者也切要語者如黃蘗曰莫於心上着一物大慧曰常令方寸虛豁豁地可師曰冷冷自用了了常知清涼曰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真覺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大慧曰分別不生虛明自照圭峰曰但以空寂為自己勿認

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

金丹工用如蒸籠有上下格奕棋有先後着上不可置之於下先不可移之於後步步層層分朗朗方是傳授若混沌朦朧終屬猜臆之言非實工也學者當自知之

各家丹經竅名雖多皆一貫而不可偏廢者靈臺者神舍也臍中鼎者炁穴也腎中爐者精房也泥丸者移丹之所也中黃者合丹之地也太

中極者始而起火終而藏丹之處也顧人善用之耳

以照了智見五蘊皆空之後以總持力到一念不生之時智力相資久當自覺

事有前定之數人有前知之理凡已逞所作所爲而夜夢紛然重重見之此因也識神所爲謂之夢凡未來隔年隔月隔日之事而夜夢先兆後來一一見驗此境也元神所爲謂之照學者

修行只保養此能照之本體久久徹天徹地光明遍照為聖為僊為佛次之為賢為真人為菩薩所謂窮理盡性至命盡心知性知天格物致知至誠前知胥此也豈奇怪恢偉之事耶今人如意之事則躍然而喜不如意之事則戚然而悲皆謂之日用不知
威音以前太極以前無始以前三教之言一也所謂無極與先天是也

一聲來耳裏萬念離

去心中

始而蟬鳴終而蟬蛻

莊子聞和見曉超老氏之希夷神靜心明契釋宗之定慧

過猶不及世間萬法得中為妙出世之法亦當如是予觀四禪天此是佛境界而在三界之中色界之內蓋色界既能超六欲之有染又不入四空之不還得其中道乃是佛之行處也

無色界光音天在四禪中

三靜關入道之權輿四禪天入佛之境界

人之生也直孔子云質直而好義孟子云直養

而無害楞嚴經亦云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

正覺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云直心是菩

薩淨土

啟手足之際有餘則戀不足則憾苟不知道二

者必居一焉

釋氏論十不善業身三殺盜淫也意三貪嗔痴

也口四妄綺兩惡也故能謹守十戒不為十惡

是謂實行雖不談禪說教吾必謂之善學

佛矣

孔顏之四母四勿皆禁止之詞久則自然併其

所禁止者而絕之矣

法性圓通無所不至教文中云須彌納芥子芥

子納須彌蓋言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譬如含

識之靈流轉受生先為鯤鵬非隨其形而增大

後為蟪蛄非隨其形而减小本性元一不變易

而分洪纖也所以華嚴之義有云一微塵中包
涵法界以明一真之性本無分限區別矣中庸
所謂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正同此意
列子云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意謂對接世務止
用形迹而已其心則泊然不動也世間之法當
如此貫休寄伉師詩云舉世遭心使吾師獨使
心萬緣冥目盡一句不言深舉世之人被心所
役而伉師獨能制伏其心也出世之法當如此

楞嚴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圓覺經云無
邊虛空覺所顯發蓋見空色皆不離覺性之中
也又色空二法相對立名空相在覺性之中亦
為障礙故心經云空卽是色言但有空相空卽
是色色卽為障礙矣

圭峰云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
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
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

寄托

注云此是一位受生自在也

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

分段之身我能易短為長易麓為妙

注云此是二位變易

自在也

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惟圓覺大智朗然

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身度有緣眾生名之

為佛

注云此是三位究竟自在也

雖有中陰所向是由此小

乘之事也即移居奪舍之流如圓澤此身雖異

性長存是也易短為長易麓為妙此大乘之事

也即得意生身之妙如達磨隻履翩翩西歸是

也圓覺大智百億應身此最上乘之用也即悲

智交融隨聲赴感如觀音身成三十二應入諸

國土是也脫去後事古今最難知者惟此三語

足以盡之或謂脫去歸空一脉全滅者此斷性

聲聞之陋則貢虛億繆以議佛道耳

微細流注即含藏種

子故楞嚴經云陀那微細識云云

金剛經四句偈者世尊度脫法界羣生之玄機

也若復有人一念不生萬緣透脫堂堂顯露正

體昭然灑灑金波妙如滿月是為證到第一句
剝地一破觀空忽空起滅不停一截截斷孤迥
卓絕千聖不携是為證到第二句六根互用二
事雙融妙合一真心心出礙頂門具眼徹入重
關是為證到第三句天地以我為先萬物以我
為始真空寂照大佛為身出有入無圓通自在
是為妙入第四句乃曰離四句絕百非此大佛
最上一乘之妙若向一句焉得是人親面本來

面目堪與初學為師又向二句洞徹是人打破
祖師關捩堪與久叅為師又向三句上妙入重
關無中生有則臨濟三玄雲門三句一時俱透
是人必能超乎造化器數死生之外又於四句
而妙入之此來去自由者也境界無盡受用無
盡妙用無盡佛法以第四句為主眾生以四節
順行而入之方證大佛境界

後世黃龍三關石
霜五去玄沙三紙

黃峰弟兄十字圍悟舉一明三皆一脉
也以語句之句會之者相去萬里矣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尸居而龍見也無聲之中
獨聞和焉淵默而雷聲也修行之工孰能外此

先文肅公堂名見曉樓名聞和志所業也

達摩首傳如來正脉端居長終塔於熊耳則徧
性寂然皆為研空之歸可也胡為翩翩隻履復
示以不斷滅何哉然則以一性全空言禪以死
後陰寂言佛謂之謗大般若何者如來正脉以
無相為宗妙有為用自宗言之則亘古亘今自

然無相自用言之則隨機普現妙應無方佛法
以大智文殊為佛之空宗以主性以代行普賢
為佛之妙用以主命體用交叅空玄混合為一
佛道此如來密意也華嚴大經始終具明斯義
以東方表命以西方表性雖尋常教意猶以滿
月界於東日輪觀於西卯中以月酉中以日參
而互也法華特為命宗設故世尊放光照東方
世界而它方不與焉此可以默會一經之旨矣

儒書云屏氣似不息佛書云反聞聞自性合而
觀之爲吾日用

圓覺經云不起於座便入涅槃者蓋言冥目冥
心一刹那頃靜卽安住聖境耳

老子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次章載營魄抱
一諸解欠通唐玄宗云朕承聖訓覃思玄宗頃
改道德經載字爲哉仍屬上句又箕筆云功成
名遂身退天載之道悞置載字於下乃謄寫之

訛也又或人解老云道果成遂之時舊身視如
糞土新成舊毀自然之理身且無用彼持盈揣
銳金玉富貴皆爲身謀也復何用哉退字乃蟬
蛻之蛻若曰待功成名遂而後身退是教人以
貪恐非老氏之本旨也

老子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夫腑臟肢體
百骸九竅名雖爲人而實隔礙不相通用之不
可並其倚以爲用者乃其中虛耳如耳目口鼻

是誰主之酸醎苦澁是誰辨之手足運動是誰

使之萬化出入是誰司之如傀儡之有提挈大

海之有沃焦能識此則無用之用明矣當場提

在握機人玄關者至妙之機關也

老子云有天下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

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天下始即無名天地

之始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則身中有定處也蓋得

其母即常無以觀妙知其子即常有以觀徼觀

徼之後又當守母子母元不離也從有入無子還其母

耳目口鼻七竅也七竅內觀為七返連下二竅

俱返為九還可補金火之論

莊子云真人之息以踵又曰嗜欲深者其天機

淺觀後篇壺子云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可見

機即息也

心印經注云心凝曰神神靜曰性三者本一分

於動靜妙用聞耳

楞嚴注云心之與性乃體用互稱也心則從妙起明圓融照了如鏡之光故曰圓妙明心性則即明而妙凝然湛寂如鏡之體故曰寶明妙性解心性二字極分曉

又楞嚴註云緣塵分別之性則破云有還緣塵能見之性則示云不還如遍觀此會聖眾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拆此即見精也第二月也即能見之性不還者也又如汝於識中次第

標指此即緣塵分別者也第二月固非真月然因捏目而成其實一體非若水月之端有二相例見精明元雖非妙精明心而此見元亦自妙心而出第八入舍藏識極微細楞嚴目之為識精

始則五蘊皆空終則六根互用楞嚴之義盡此二句寒時結水成冰暖時釋水成水眾生迷時結性成心悟時釋心成性故云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三終

心而出對照目之為難辨
身且難也示難非故難則心而出且示亦自故
因耳目而為其實一豈非若木且之難亦二脉
豈非此也唱聲壅公限者也故二且固非其且然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四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校

繡水沈士龍汝納校

或問明心見性荅曰心性本體也本體之寂而
能照為明心心是鏡之光處本體之照而自寂
為見性性是鏡之含光處與前楞嚴註義同
身有生滅而見無生滅其說在波斯匿之過河

也聲有生滅而聞無生滅其說在羅睺羅之擊
鍾也

胡來胡見漢來漢現不來不現而鏡之體常明
也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不扣不鳴而鐘之聲常
存也鐘響聞鐘杵響聞杵不響不聞而耳之性
常在也其說在保唐無住與杜公鴻漸鷓鴣問
荅也

或問格物致知曰一部楞嚴經盡之矣姑舉一

二語如澄濁水貯於淨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沉
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爲
永斷根本無明非格物乎見聞覺知不能分隔
成一清淨圓融寶覺非知致乎儒曰物格知致
釋曰轉識爲智

易曰復則無妄矣故受之以無妄楞嚴經云妙
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
生因生有滅滅妄名真蓋妄情復性性乃真源

自然無妄矣

真人至理留在邇言如云將息蓋呼吸出入由吾掌握謂之將人能將其息而不散亂則命根固矣又云出心蓋浮游雜念不繫肉團謂之出心能出其心而不藏種則意根淨矣二根得理何道不成

赤子頂門未合能通宿命純一無念頂門既合神附肉團心中念想無窮久而衰矣修行工用

離心妄念煉神還虛所以復赤子之本體自然六根脫粘六通廓徹

未生以前無相有覺為性有生之後息煖識三和合為命

得道超生滅生滅有三世界之成壞也四大之生死也一念之動靜也皆為生滅

老子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人以氣為根精為蒂如樹根不深則拔果蒂不堅則落言能

深藏氣固守精無所泄漏乃長久之道

金剛經住心降伏其心之說能降則妄心不起能住則真心自存

初機之士若得禪定其力最勝執身不動執心不起內觀正念如猷如魘假定也忘身忘心明明朗朗如升太虛如涉重淵真定也由假入真此是禪定工用

有禪無戒情欲未斷汝憐我愛難免轉頭銀入

鉛中銷一遍耗一遍人入輪中來一回低一回
智人須作不來活計

修行工用始則三無漏戒定慧也未則三自在
受生變易究竟也

予卯時在京見諸名公與先公講學窗隙窺之
儒佛老莊玄詮名理哄然盈堂心竊有未滿先
公退而問汝聞適間之論知味否不敢答強而
後對曰諸公皆撐持世界之人上則爲伊傅周

召顏曾思孟下則為韓范富歐濂洛關閩轉頭
來如曾子為王曾季路為韓滉王通為范仲淹
之類皆為名世計世間若無此等人則當悉化
為鬼昧矣至於超然出世最上一乘之事恐未
敢許先公默然良久曰汝勿亂言退語先母甚
以為奇乃予則中年汨沒今老而無聞真悟中
迷人也惜哉

老子云出生

超脫于形骸之外則生

入死

迷戀于形骸之內則死

生

之徒十有三

世人三分為率有一分全趨于生

死之徒十有三

有一分全趨于死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本欲趨于死

輒入于死所

夫何故

單承民之生句

以其生生之厚

厚生者返所以

傷生為其入而不能出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

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

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忘生者乃可超生為其

出而不入也故曰養神為上養形次之又云証得法身何患色身不妙善攝生者惟十有一也

人有召命之命楞嚴經所謂汝體先因父母想

生是也有受命之命楞嚴經所謂若汝無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是也陰信冥通總為妄想惟圓覺大智朗然獨存無相有覺諸類不召不着四大六根所謂威音以前自己法身心印經默朝上帝註云自己三清何勞上望自己老君何須別覓知而鍊之是謂聖人李旼患瘡見張乖崖公公曰病中得移心法否但秉此心如對君父久之自愈移心之語奇哉人能專

心致志常觀正念如捕鼠之猫如拒狗之龜久之自然五蘊皆空一真獨露矣

常觀正念四字是離心妄念乃

真實工夫

東坡詩此生有味在三餘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晦時之餘皆為閒暇無事之時可以進學寧越問其友何為而可以免耕稼之苦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年人休吾不休人臥吾不臥學十五歲而周威

公師之觀董越二子之言其學勤苦如此吾人
修行可不日夜思所以法之也哉

夏止軒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
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夫君子所以貴
者在于知學而已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欲人之勤
於學也觀于止軒三可惜之言可不深省之哉
修身之事不外四字絕慾除想而已絕慾則有

鉛汞藥材除想則有真土和合故詩云畫蛇添
足漫修身始覺從前錯用心慾絕想除無別事
虚心實腹義俱深

鋤畊堂志云趙子固向伯升錢塘二佳士其先
中原人靖康南渡各有中原田產契書一兩籠
日望恢復憑之以復故業至今七十年藏契待
時竟成無用金銀珠玉既不可保置產者契可
保矣而亦無用以是知佛說萬法皆空之理爲

長也

秋聲賦云柰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稿木黧然黑者爲星星此士大夫之通患也予嘗有多思多憂之患方壯遽老方老遽衰坐此故耶

黃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矣予嘗入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飯三口第一知飯之正味言其無五味之雜也第二思飲食之從來第三

思農夫之艱苦此則五觀中已備其義

孟子養氣章而勿正心古說旣不通伊川以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作一句亦不通愚意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真以一字分爲二字耳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旣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疊下勿忘乃文法也

有無得失循環之理自無生有有復歸無方其有時無理已具有而復無乃還其初是以識者

深悟此理於得之之時知其必有失於失之之時思其元未嘗得則胸次了無喜戚豈不泰然矣乎

人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

東垣論云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者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精自走失相火

翕然而起雖不交合亦暗流而疎泄矣所以聖賢教人收心養性又云心死神浩

性相近習相遠是說人生無始以來習氣不是指人生以後習於善習於惡而言楞嚴經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所謂無始劫來生死本

孟子言求放心邵子曰心貴能放李延平曰若欲盡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貪着釋訓有放下着之語蓋能放下即收來也

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曰是心如柳大萬卷書從何處著王荆公曰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輛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

意

故曰放之彌六合卷之藏於密又曰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

南華經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未聞有御女之術也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故葛稚川以為冰杯盛湯羽苞畜火陶隱君以為抱玉赴

火李玉谿稱為地獄種子以其害人而終亦自害其身也

研幾錄云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蓋精神者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輿也二氏合下愛養完固其學易明易成吾儒獨忽此欠講明也

伊川渡涪風浪大作舟人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

舍後如此知此可以言生死之際矣予嘗有語
云若要臨時不徻狂須是平時有主張平時是
達臨時是舍

經云生我者神殺我者心又云衆生迷時結性
爲心悟時釋心爲性莊云賊莫大乎德有心而
心有眼爲殺爲結爲賊心之害大矣

閔子聞鼓瑟而知其有貪心者因見狸捕鼠也
蔡邕聞彈琴而知其有殺心者因見娘捕蟬也

意動於心而音形於手可不畏哉

楞嚴八還圓覺四歸二十五定輪二十五圓通
其理一也

二六時中不須更離或坐或臥冥目冥心直入
清微妙音之境界靈響清徹聞和達聰凝聽精
專息念俱住此性工也一陽動時不拘坐臥身
心俱寂目視心心生意採鉛但覺氣息在丹
田中往來微達於鼻自然鉛汞相投名爲胎息

非虛極靜篤不能到此命工也迭用精進殊勝

第一 觀聲胎息
二工互用

螻螂轉丸丸中空處一點虛白乃是螻螂精神
會聚處但假糞丸為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螻螂
化去心死神活所謂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
玄機先天心法也若不達此機竅只去後天渣
滓上求造化可謂愚矣 黑中取白
為丹母
一點靈光在太虛只因念起結成軀若能放下

回光照伏舊清虛一物無

父母未生前與母共相連晝夜母呼吸往來通
我玄十月在母胎能動不能言無中生有象虛
靈徹洞天剪下臍蒂帶一滴落根源性命歸真
土何處覓先天迷失再來路輪迴苦無邊得遇
真師訣指破妙中玄時時拴意馬刻刻鎖心猿
都來二十句通道又通禪 右青牛
百字碑
儒者論學多在言詮知解上作活計安得不落

言詮解脫知見者而與之議道哉

受生之初命根立於腎間脫胎之始真息寄於
臍下及其長也斧斤其根息者莫甚於色心宜
首戒也佐惡莫雄於酒宜痛絕也百病莫長於
怒宜潛消也數有乘除財無多畜也纔涉意料
便屬妄想宜斷妄也心一係縛即屬煩惱宜去
煩也

或云一日十二時精神志意皆要有安頓處答

曰一日十二時精神志意不要有安頓處不有
安頓處方能坐忘乃是真安頓

金關玉鎖訣云假令魔君來時急須準備三千
強兵訣曰三千疏真功強兵者為其氣也有來
無去千息數積其氣在丹田不散只教煖不教
冷自結胎僊為妙法也真功圓滿永得安樂長
生一切修行之人臨有難之日小心準備接命之訣
抱一函三訣先天一名空炁金胎是謂神此神屬陽

用法象言之謂之金又名銀鑛曩劫不壞之物乃自己本來面目是謂性此性屬陰以法象言之謂之性其性生于銀鑛之內返包其銀如性本因神而有神返藏于性也此兩物相須而生我之形云爲作止皆此物也寄種兩腎之間爲我之根本名曰藥祖丹基日用妙化之氣從此發生其炁從子時發生名曰陽火則我之根本隨炁而升如車載物車行則物隨往矣此發生之炁若有機關而拘入中宮則日益以壯不致衰疲若任其自

然則隨日用而耗竭以致老死也 詩曰靈臺皎潔似水壺只許元神裡面居若向此間留一物平生便是不清虛 腎中根也神室蒂也結胎成果須要蒂根相連呼至於根吸至於蒂根蒂相連乃久視長生之道非呼吸爲真要乃絕呼吸爲真要 詩曰閉定天厨只一呼兩條精氣透蓬壺自然龍虎頻交垢付與男兒大丈夫火者乃神凝氣任呼吸俱無六脉歸根三宮炁

滿上髓海中神室下丹田上不透中不動下不
漏如是日月停景璇璣不行晝夜如一純粹無
襍以成真陽之境還丹始結若固濟不密金炁
走失丹之難造以此乃祕密之言凡坐之訣踞
跌起身垂簾塞兌神凝息定下提上吸二炁交
合熏蒸四大上十二重樓真津滿口以炁送之
意歸元宮既住吸提微微開兌繼復如前以多
爲度遇費力則止

目中拂榻關窗坐夜後垂簾開眼眠

古德云幻身四大既滅真空四大常存經云清
淨本然週遍法界還有知覺否曰視之不得見
聽之不得聞妙哉三洞響寥寥何鈴鈴又曰既
有音響鈴鈴豈得謂之真空也答咄哉木石何
足言道哉詎識聖人之機也

耳鼻皆不能動眼口皆可開闢惟天人目不瞬
而至人口無所食聖賢言不妄發蓋眼口能動

尤貴於無動善修身者尤當留意於眼口
 華陽真人曰子時肺之精華併在腎中號曰金
 晶晶者金水未分肺腎之氣合而為一當時用
 法自尾閭穴下關搬至夾脊中關自中關搬至
 玉京上關節次開關以後一撞三關直入泥丸
 三關者海波對大骨節為尾閭下關腰內兩腎
 對夾脊為中關一名雙關左右兩肩正中於胸
 項下會處高骨節為玉枕上關此為上中下三

關也

惟有玉枕難上須要舌抵上睛目上視閉息縮項

詩曰 肘後

金晶次節般存身偃仰過三關學人能悟玄微
 理返老還童自不難 坎卦陽生正當子時非
 始非終艮卦腎氣交肝氣未交之前靜中披衣
 握固正坐盤膝蹲下肚腹須臾起身前出胸而
 微偃頭於後以閉夾脊雙關肘後微扇一二伸
 腰自尾閭穴如火相似自腰而起擁至夾脊放
 氣上關仍仰面腦後緊掩以閉上關慎勿開之

卽覺氣極壯熱方漸次放氣入頂以補泥丸髓
海 詩曰 三男三女俯仰闔關節次升蹲過
關母急 俯身則腎自相合而氣聚仰則腎離
氣散透過尾閭以入於腦不可一日便到也須
是節次升蹲故曰過關母急者急則腎陽入頂
令上壅目熱反成疾也能入泥丸自然不老
渡河吟云渡河人休輕過常常提起救命索雙
眼觀着定盤針兩手把着行船舵任它白浪黑

風吹篙工倚定桅竿坐莫要慌莫要惰待它浪
靜水天平齊登彼岸人安樂

目觀耳聽鼻息口氣大小便俱從前降順也反
觀內聽納息緘舌返精煉便俱從後升逆也人
人皆順能逆者有幾易曰良其背其義玄矣
煖息識三和合爲命神爲性神一去則三者俱
無而四大六根爲無用之物矣

色聲香味之不住受想行識之皆空威音以前

法身也意必固我之皆無喜怒哀樂之未發太極以前本體也二教之旨曷嘗異哉
儒教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等順也玄教含眼光抑鼻息緘舌意等逆也釋教不住色聲相等併逆順而俱忘之

老子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司馬子微曰慧而不用實智若愚人之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聰明太露不能收斂翕聚返朴還淳也蓋精神愈泄

機械愈深是非愈明純白愈傷而去道愈遠孔子曰吾有知乎哉顏子之愚曾子之魯乃孔子家法

列子云廢心而用形莊子云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關尹子云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及觀正心洗心盡心之說則心之去性遠矣

淵明詩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

讀書貴有眼如道惠經則有無二字是眼楞嚴

經則心目二字是眼心經則觀照二字是眼之類

無瑕師答伯牛師捧喝偈云亦在亦非在真人超天外執杖打空車枉費辱四大

羅之得鳥止於一目然須以衆目而後成羅人之踐地止於容足然恃其不蹶而後能踐故一念相續薰修陶鍊加其定力乃至最後一念之悟豁然得其本心經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

非頓除因次第盡

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者天地者吾身之天地也易行者吾身之易行也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是形滅而神無所附也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是神去而形亦滅也易者其吾身之生理乎其天地之根乎易者呼吸也真息也非口鼻之呼吸也故曰出入月呼吸存皆在心內運天經

嘗見觀梅斷影術者曰但有所見即便道纔入
思惟便不靈斯言雖小可以喻道况正法而可
以思慮求耶經云不可思議功德機語云擬之
即差

靈空爲體事物爲用目睛不瞬邪不能動此持
正念之法也不如此難得正定

成弘以前學士大夫不講性命而士風民俗卓
然淳古嘉隆以後性命之說大行而人心風俗

遠不逮之因思孔孟老莊生於周末四祖七真
出於魏元抑聖賢之出世固將以救世也耶

輔談云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鼻中氣陽時
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所謂
玉洞雙開也三極筌蹄云刻漏以身推測神定
氣和則內外符合神昏氣躁則時晷差互如子
時左通丑時右通十時亦然亥子中間寅卯中
間巳午中間申酉中間陰陽俱通乃甲庚丙壬

之要也

修持之士隨天罡所指之方而居之正月建寅
二月建卯三月建辰隨月順行數至當直之月
就於月上加戌數至當直之時就於時上數貪
巨祿文廉武破值破卽天罡所在之方身在對
宮乃吉也所謂罡星指丑其身在未所指者吉
所在者凶凡一切行事鬼神莫測如五月午時
數至寅上卽午時天罡在申寅爲鬼戶謂之罡
塞鬼戶之類訣

曰每月常在戌逢時數七星又曰罡輪掌上知
所建所指之方竅運胸中明日吉曰凶之向今
方士罡法所傳多訛矣 內天罡 每日寅罡
在肺經卯時流入大腹濱辰胃巳脾午心上未
卯却入小腸行戌在胞絡三焦亥申屬膀胱酉
腎精子膽丑肝循環轉晝夜周流十二榮
巳午二時絕思慮收心腎則龍虎自交此靈寶
畢法正傳

世人迷惑者多開悟者少我能勸道臨機有悟
隻字皆師故云一句染神萬劫不朽

艸木子云形之所以生也必資於精氣血精之
榮以鬚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形之所以立
也必資於筋骨肉骨之餘也齒筋之餘也爪肉
之餘也耳

邵子形統於首神統於目氣通於腎

動物本諸天所以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

諸地所以根順地而升降以津故動物取氣於
天而乘載以地植物取津於地而生養以天素
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廢則氣立孤危
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器有小大數有遠近蓋謂
此也

素問又曰根於內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
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滅故植物去皮則
死氣在外也動物傷內則死神在中也

楞嚴經以胎卵濕化推萬物之生生又以有無
色想推萬類之情識蓋有色是有牝牡之屬鳩
鴿是也無色是無雌雄之屬螺蚌是也有想是
為蠶為蛾時也無想是為蛹為蟻時也非有色
想非無色想此物又極微極細其情識在於恍
惚渺茫之間如人身之積虫似卵白似血片似
動非動似生非生之屬是也佛氏論說生類可
謂窮深極微矣鬼神亦在非有非無之內

不聞聞聞不聞聞聞不聞不聞不聞聞從真起
應聞不聞攝應歸真聞聞感而遂通不聞不聞

湛然常寂

以上二段可
作楞嚴補註

艸木一葉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葩葉相傳而
生也經千年而不變其根幹有生死其神之傳
也未嘗死也善乎莊生曰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世間小虫如一絲半粟之細以至目不可辨者
其手足頭目動靜食息避就噓吸無不具足此

可以見天命之流行無一之或遺無微之不入
形有大小而性無大小

人肖天地養生之理取法天地焉蓋南北之極
所以定子午之位曆家因二極而立赤道所以
定卯酉之位北極瓜之蒂也南極瓜之攢花處
也赤道瓜之腰圍也正當天之濶處指南針所
以通二極之氣也

風雨雲霧雷天之用也噓噴吹呵呼人之用也

天人一理也但有小大之差耳

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凡言
龜息者當以耳言也水虫不瞑土虫不息

人有三等有迷中迷人有迷中悟人有悟中迷
人

知者心之神明寂而常覺照而常定非不動不

靜也

先文肅公云成化以前良知二字在
異教正德以後良知之說歸我宗

孔門傳道以仁大學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性

誠者理之實元者善之長一者數之始中者物
之心極者理之至皆聖賢論道之極則也
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圓覺妙心譬
如從空而有幻華幻華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
言性之本旨也

物之有形有聲者人畜也有聲無形者雷霆也
有形無聲者木石也無形無聲體物而不可遺
者學者所當思也程子曰鬼神於若有若無之

間斷遺得去則知之矣邵子曰鬼者人之影也

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爲蚌產也儒謂珠
由內出生於蚌胎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南
海中秋有月則蚌胎生珠無則否也

莊子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誦之令人有
生意

五龍蟄法不拘日間夜靜或一陽來復之時叩
齒三十六通逐一喚集身中諸神然後鬆衣寬

用身卷四
帶而側臥之訣在閉兌日半垂舌抵上腭並膝
收一足十指如鈞陰陽歸竅是外日月交光也
然後一手搯子訣指生門一手握劍訣曲肱而
枕之以眼對鼻鼻對生門開天門閉地戶心目
內觀坎離會合是內日月交精也如鹿之運督
鶴之養胎龜之喘息妙在虛靜吾心勿爲一毫
念慮所擾綿綿呼吸默默行持靈明中嘗以真
意宰之以至於虛靜篤

修行之士不執於打坐經行敵魔戰睡不泥于
開關展竅苦已勞形祇是曲肱而枕妙在真息
存于至中一切妄念起卽照除寂定此心常靈
常明心依於息息依於心不曰睡不曰不睡睡
與不睡常要惺惺至於虛極靜篤之際亥末子
初之間妙藥生時俾壬督之脉不運而自轉臟
腑之神不召而自集關竅之氣不引而自通坎
離之精不感而自合變昏睡之魔而爲至神返

呼吸之氣而爲真息到此地位自然神凝氣穴
結成真胎身外有身隱顯莫測

以氣攝精謂之藥以心煉念謂之火採藥元容
易烹煎亦不難心頭無一事真火透三關

鴻濛開竅謂之橐真息逞來謂之籥呼則以爲
橐吸則以爲籥陰陽升降機口鼻皆是錯

人有數等上之當了達生死證無上菩提如達
摩盧能次之當飛神玉京後天地老如赤松羨

門次之當一丘一壑栖神養和以終其天年如
司馬子微下之當垂空言以自見齒於不朽如
左丘明太史公最下與世浮沉而取榮名蚊睫
蝸角以爲國土朝霞秋露以爲事業生無一日
之懽死無百年之譽

一氣萬物之母也一靈天地之始也

邊鎬爲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純夫爲鄧
禹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爲蔡伯喈鄒陽

後身為蘇東坡故錢濟明祭東坡文云降鄒陽
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
也之句出自元祐初劉貢甫夢如黃帝時為火
師周朝為柱下史同一老聃也

萬般諸文字即與藏經同安在不淨處報作廁
中虫王文正公父見破舊文集必皆整緝片言
隻字不敢妄棄一夕夢孔子曰汝敬吾言遣曾
子為汝子因名曾

楊慈湖夫子言性與天道論聞之固所以不聞
不聞乃所以真聞又云可以知則可以聞不可
以知則不可以聞又云鑑之虛明本無一物塵
或汨之則鑑非真鑑性天之真本無一物又有
聞焉更加一物矣此即曹溪本來無一物之意
又云夫子一身皆性與天道何待於言

明道曰吾觀釋氏事事是句句合只是不同胡
文定以譖其子五峰問曰既云是且合又云不

同何也曰於此有見吾當許汝永嘉薛玉成曰
周子二程張橫渠楊薛游胡晦菴南軒學道之
初皆出入老釋百氏然後有所覺也

